



劉王兩先生評點吳莊莊學

全八本

仁
1604
5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814 號	
第 5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口仁13
新 1604
子



南華經九卷目

第十四篇

天運



南華經九卷目

南華經卷九

天運第十四

突起奇甚
偶發分作一篇
名似篇首非論
天運也天地六
注

篇法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白法
 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自爾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
 乎○哉○各○自行耳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者○
 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

南華經卷九

於物情與者此者俱不能得其彷彿也

九洛似謂九疇洛書也

心辨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

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帝王順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任之

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九洛之事治天性不可逆也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

商人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入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

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

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

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甚有情理

出緒其以使人
氣塞

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難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豈直太

勉強以仁義忠
信貞廉為發於
名譽之獨貴富
者之蕪并易辨
哉

其所言者非樂
之謂也。以樂言
之則有其樂矣
以聽者為主又
高

大約用韻

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夫孝悌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然，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南華經卷九

夫至樂者至太
和萬物原係注
文跡中語誤作正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此由
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
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
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
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蟄蟲始作。吾驚之以
雷霆。因其自作。而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一
無極。

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而

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塗

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揮綽。所謂其

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日月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流之

即和而不流

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儻然立

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目為也。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

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林樂而

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自布耳。幽昏

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

所謂寧極。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

人應世。非唱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

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非樂足。非

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

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

至此方見所以
言者然只以遊
辭真件者意也

陳詳道曰齊楚
燕魏之歌異轉
而皆樂九夷八
室之哭殊敬而
皆悲是以聖人
之治天下乘時
以制宜因民以
立法古之法可

以行於今之
法其可膠於古
乎孔子推古以
御今非膠之也
欲緣述以復於
所以述而已師
今恐天下之人
溺於緣述之弊
所以始况以窮
狗車舟况况以
拮據橋抽况况
以援狙好醜猶
古今周魯之不
可一也
一節一節使人
忘儀夫雖文章

裏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耳。未大和也。吾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蘓者取

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

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致。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他妖也。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

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

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夫水行莫如用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

之教吹史傳之
滑稽也

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且
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且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祖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
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
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
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
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

皆先筆意觀處
成定以同時而
語

棄則醜。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
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
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
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
明絕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其說次第也
有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
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
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
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
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
無主於中。則無
以藏聖道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
不可多
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
多取而天下亂也。

今人見蘧廬仁
以為病。既知五
外立言之意。我
觀而多責。使人
深。深。九。叔。字。此
者。皆。將。望。而。責

南華經卷九

八

於我一不至則
前者失矣語有
反而相成嗚呼
意而意真晚而
悟之而無及生
可與痴人道哉
抄
自愛自解有精
有粗弟子服弟
子服

初骨語鑒戒也

勸骨語鑒戒也
闕謂規伺之也
諷其言有又子
之愛未知當日
之有無由今思
之何可無也老
人眼老人耳句
以諫教比於其
取生殺之中恩
怨稟然非此書
不能道
修仁義者病人
之病慘然傷於
吾心猶糠之味

舍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

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逍遙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不

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而遊

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

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而一無所鑿以闔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

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

為不然者雅字天門弗開矣故守不變則失正矣孔子見老聃

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疇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目故之嗜膚能
使人顛倒不昧
豈獨人之病哉
而吾亦病甚矣

欲風而動因其
可以枝動之勢
總德而主猶德
干而王可以屹
然勿動

又函餘表

管龍固異說龍
六異

演而伸之無益
字、可想救又
段為不失其步

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吾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

聰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

鼓而求逃者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無由得也

自然各已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

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不

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

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

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

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

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

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

優：靡也。語又
溫厚可愛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哭強

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

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不速也。

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則人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是以天下大駭。

南華經卷九

其言必人所未
嘗言之所不
言者，謂謂後
人短命，猶此

親死而毀說到
孕婦月數誰能
知其始之然不
然哉豈唯兵上
休出兵有順又
別此豈順事哉
有執君而以高
順者矣殺盜非
殺賊得愈明人
自為種而天下
仍謂你死我治
並界人道失而
婦人之女刺意
險語而味之萬
終以喜安能與
後人辨我難言

者無不言之矣

楊用脩曰六經
雖述者在虛無
裡

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

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

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莫亂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慤於履蠱之

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

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

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

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

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况

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使當獨而傳之
深豈能合哉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子以睥

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

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

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

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失焉

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

為人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緒

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為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字天下遇猶合也合有和有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生可索之形迹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猶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盡德人事亦當推者此二大士對談存竊聽之

南華經十卷目

第十五篇

刻意

第十六篇

繕性

第十七篇

秋水

南華經卷十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

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
 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
 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
 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

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語多重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
 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
 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比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何危其平。
 休休焉。則平易矣。夷而無難。平
 也。平易
 成也。
 理具
 往
 南

玄知與知對澄
原也。能棄其所
不知而未忘
好猶未玄知也
愈深愈言愈切
愈言

此西段與天道
出入然在彼則
為偽言在此則
為真言我知言
以此

方字及曰皆與
逆二字何所分
別而兩言之玩
虛與粹二字可
見蓋順事應物
無所乘拂自非
虛熟三至何以
能之中心至粹

也於
化所係
而付之
陰陽也

而後動。乃動。不徇。

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

天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自得。

責。故無。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付之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

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

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與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

無所。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

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

不。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無雜則自然色
金萬象空萬萬
物無所逆矣

舉叙而精神之
可寶自命其辭
之有益於學者
至切近也而人

以為某唐無用
之言及其某唐
無用也未必知
也

褚伯秀曰是篇
以刻素命題謂
刻礪其意遠去
矯似若節獨任
為天下所不能
為而觀人之德
已無異乎宰牛
絡馬失其自結
知長德消民始
難治矣去南華
歷叙古人之志
若異若齊之

則竭。物皆有富。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而不變。當上

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

敢用也。寶之至也。况敢輕用。精神四達並流。無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

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

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眾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

不遠其精。非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

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

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羶。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為元孔孟之為
備伊傅之為治
巢許之為閑老
莊之為壽以述
觀之似一不能
無偏分而不失
為聖為隨者以
其有為而不累
於有無為而不
溺於無因時之
可否為身之利
用而已

慎：不知其何
所措也而使人
有者名曰繕性
將無言性者皆
若此其侈也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所以求者愈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欲。

而非其道也。思以求明。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

思之愈精。失之愈遠。去欲而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

後幾焉。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

也。任其自知。則雖知周。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萬物。而恬然自得也。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

信好容體合說
禮有味
他說樂在礼前
亦有見一生便
有和氣有和氣
便有情事皆是
樂到行動處方
是礼

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德無

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道無不理義也。無

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

愈。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

其迹則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

節文者。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履。一志之所

樂行之天下。則一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字。法。字。法。

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

自此以下表
筆不可樂

得不失。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

故至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

無為之迹。故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德又下衰。及神農

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德又

心與心識知句
連謂波此看破
耳

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道未始不全也。稱故有善而道

不。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以心自役。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

呂吉甫曰。立典
道交與則至人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

你而萬物觀立
無道交與則聖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

人遊乎立侈而
莫之知固已隱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

矣。莫以自隱於
山林為哉。反一

交也。相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無迹華胥之夢
始射之遊是也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

深黃寧極確乎
其不可拔者是

也。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世

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亦若此而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已矣。觀莊子之
言。似不慨然於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

反一

時命之不遭蓋
並道交裝室在
所象也
時命大謬四字
跌宕無限
前一發反處每
說得精神言慶
每發得到德隱
則人不知也今
則世俗淺薄之
古也意者其隱
源亦不及古之
人乎皆有之

波六一得志則
六一得志但在
此為無憂此無
憂則軒冕者憂
寄去則不樂者
得透如語妙

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
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
何由而交與哉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
祇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
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
而已世不與者也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道

固不小行遊於坦塗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
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善論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而自若不
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其樂彼與此同謂軒

前言蒞蒙後言
倒置且謂且筮
更端一語而後
焉

見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第十七

據此起四字便
非數百語所能
盡非辯論之博
亦不足以稱之
莊子言至人之
事必歸之齊物
之要必主於知
不知此河海之
喻又是道知上
生於中間專說
大人以道眼看
立界與所自處
者真遊地上說
到天亡遊海至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風句之定語不在
字之虛雄不在
論也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趣各有極。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

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南華經卷十

揚用備曰初庚
僅二年子嬰僅
四十六日不童
石火之一敲電
光之一瞥吹劍
之一決左編之
一戰南枕之一
楚也頃吏之左
位千穉米之在
六倉寔似之
如此先得語天
不莫能載其玩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計。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旨哉。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歧。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

視宇宙詆欺
人豈惟辭之語
之者而所連所
爭者亦可慨也
仁人任士宜隱
映其間而不可
勝舉

遙者立與我相
遠也，雖近而可

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別，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曩今故。曩，明也。今，故猶古今也。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掇而

擬苟非甚近亦不欲致而得之謂則面前則不得已也

不。跂。擬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挹
悶短故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
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
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懼。舍故而
不驚。死生之化若一。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

這河伯問以下一轉又好前言其大此又言無小無大

這一轉又好自細視大者不若管中窺天之類是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塵埃是也辯得本分

所受之。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
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
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
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河伯曰。世
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字。亦。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
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夫精小之微也。埤大

南華經卷十

信之 堂而行人皆

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此勢之有也。若無

不可圍。則無此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

異便之勢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

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

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不

多仁恩。無愛而不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不賤

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貨財弗爭。各使

不多辭讓。適中事焉不借人。各使不多食乎力。

足而不賤貪汗。理自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

不多辟異。任理而為在從眾。從眾之不賤佞諂。

自然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

正直外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棲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至

非天地之全無
以異於一稊米

而毫末之為穀
未嘗不與丘山
並積也

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大人無已而任物約
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河伯曰
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
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

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
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
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
幾微相傾不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
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
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
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
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
南華經卷十

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踴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枝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

這一向又好言
既無貴賤既無
是非則我之辭
受取舍將何所

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

衍施皆牽於韻
耳其本意只在
反字謝字謝即
代謝衍即說餘
剩施即施行大
塞一步又退一
步也

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而巳。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所同求。泛泛然。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無所在。扶疎而承翼哉。是謂無方。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

此二句又為
既聽造亦為
則人亦何又學
道
此既說得圖活

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

守之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

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

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

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

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

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

故苦不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安

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謹於去就。審去就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說得圖活

一 深中
褚伯秀曰自篇首至此凡六向峇必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頃

更澄靜則沒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病虛湛若有類於此惟風之行不如此之疾目又不如此之疾耳可憐也至淺至近抵束是道

妙於自言

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

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躡

躡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

萬物而常不失其要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

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

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

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

命則雖寄之人事。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

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

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

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日。

日。憐心。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

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

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

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

陳明卿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物明權者不以物害已

謂謂逸去似說翻筋斗相似

語皆簡至

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落便宜是得便

目謂心非不言也。其言風之為物已非前言之意矣。按目憐心二字已不重。其言觀物處。豈無非養生之理。而不及生死者。伯與若不死也。

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恣其天機無所

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為。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

弦歌不憊。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有所知各安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以小羨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

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陸長唐曰嚇怒其殺恐其奪已食也立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宜為千古寫出鄙大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

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

相譚
角鋒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

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李士表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忘於水，忘其樂，全入忘於魚，忘其知。一在子於此，益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後有是論者。非向則至言無所托，非言則道妙何以見。直將祛天下後立離物，我為兩者之蔽耳。

夫天地小，毫末無人之見也。盡其辯博，不過大毫末，小天地至矣。然使徑言之，誰不能道之，何足以厭人之心者？他從精粗貴賤，隨問隨叩，又使失至當之所在。後復吾說勝，亦問小大，答以精於小大者，亦向精粗，答以無精無粗，本向黃騰，答以是非，本問是非，答以得喪，其跋涉所尚，未已也。而天人之理，則塞矣。故以天概終，秘以起中，說風末，著濠上胸次，安得不洒洒不自在句？點檢亦恐是疑於莊子，強亦有笑莊子者，使無公孫龍相梁兩段更好。



